

长篇小说选刊
— 21世纪 —
新经典文库

推拿

毕飞宇——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推拿

毕飞宇 / 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推拿 / 毕飞宇著. 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7.6

(21世纪新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455-2724-7

I . ①推… II . ①毕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0512 号

推拿

出品人 杨政

著者 毕飞宇

责任编辑 陈文龙

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

电脑制作 九章文化
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
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
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成品尺寸 145mm×210mm 1/32

印 张 9.5

字 数 205 千

定 价 32.00 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2724-7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浩荡的民族新史诗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何建明

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和时代的联系时说：“‘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。’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、民族、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。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，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，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，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，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，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。”

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，这是当代中国人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待，也是作家、艺术家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内在追求。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与其他文学体裁，长篇小说是最接近于“史诗”的一种文体，长篇小说巨大的体量和包容量为创造新史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在中外文学史上，无论是《战争与和平》《悲惨世界》，还是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，这些经典作品都以其对人类生活及其命运丰富性、复杂性、深刻性的揭示与探索，在文明的星空中闪烁着璀璨而永恒的光芒。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，我国的长篇小说汲取国外文学的经验，又继承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，在文学领域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

置。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萧红等新文学作家描绘现代中国人的经验、情感及其变迁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。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以来，新兴的“人民文学”在解放区得到了实践，并在建国初的“十七年”中进一步发展，赵树理、柳青、丁玲、周立波等作家的长篇小说描绘当代中国人的实践与变革，记录下了时代前进的步伐。新时期以来，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艺思潮的风起云涌，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丰富和多样化，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。

新世纪以来，长篇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成果更加丰硕的时期。其创作数量远超以往，现在每年都有五千部左右的长篇小说问世（这还不包括网络小说），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作家的创作活力。长篇小说的类型更加丰富，在严肃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之外，还有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与网络小说，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。长篇小说的传播范围更广，不仅在国内流传，而且跨出国界，在海外赢得了读者。当然伴随着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的增多，也出现了质量良莠不齐、注重娱乐效果等现象，但无论如何，作为当前文学界最为人瞩目的文体，长篇小说无疑负载了更重要的使命。

《长篇小说选刊》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大型文学刊物，在每年发表和出版的大量长篇小说中，披沙拣金，记录和见证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潮流和出版态势。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料库，一部流动的文学史。这些精选的优秀之作，不仅经受了读者与文学的检验，也经历了时间的检验，其中不少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，已成为时代经典和值得我们反复品读的民族新史诗。

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，我们从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的作品中精心选择了 100 部影响力深远的长篇小说，辑成“21 世纪新经典文库”，以展示中国文学创作成果，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。我们期望这一文库可以成为检阅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成绩的一种形式，更好地激励当代作家潜心创作，勇攀高峰，努力创造“中华民族新史诗”。

入无我之境中写盲人

贺绍俊

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不乏盲人形象，但大概没有一个作家会像毕飞宇这样，完全将盲人当成正常人来写。这就是《推拿》给文学最大的贡献。

《推拿》是关于盲人的日常生活叙事。而要走近盲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心理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毕飞宇发挥了他的体贴他人的长处，于是他有很多发现，比如他说：“盲人的不安全感是会咬人的，咬到什么程度，只有盲人自己能知道。”比如他说：“看起来盲人最大的障碍不是视力，而是勇气，是过当的自尊所导致的弱不禁风。”毕飞宇以他体贴入微的理解在提醒我们，盲人有着与我们一样的情感和欲望，有着与我们一样的思想和人性。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。但是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很不容易的。因为正常人与盲人各自以不同的感知方式构建两个不同的客观世界，这两个客观世界往往很难通

约。事实上，在盲人的日常生活中，始终存在着一个正常人的阴影。盲人的日常生活也就多了一项内容，这就是如何摆脱正常人阴影的干扰。这种干扰是如此的强大，无处不在，又无所不能。毕飞宇对此理解得特别透彻。有时正常人无意的，甚至好意的举动都会给盲人的日常心理造成伤害和破坏。如一群拍电视剧的艺术家惊叹都红的美貌，就在无意中将一个美的意象植根于沙复明的心中，让沙复明陷入无穷无尽的苦恼之中，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。对于沙复明来说，毕飞宇写道：“‘美’是灾难。它降临了，轻柔而又缓慢。”又如都红凭着自己的音乐天赋，很快学会了弹钢琴，在一次慈善晚会的演出上，女主持人也许是出于真心的对都红表达的怜悯和赞美，却深深刺伤了都红的心，“都红知道了，她到底是一个盲人，永远是一个盲人。她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一件事，供健全人宽容，供健全人同情。她这样的人能把钢琴弹出声音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”都红因此决绝地放弃了弹钢琴。再比如，沙宗琪推拿中心还有几位正常人，她们的眼睛看得见，也正是因为她们的“看得见”，才挑起了一场比较饭盒里羊肉块多寡的风波，这场风波把几乎所有的盲人都卷进了一场矛盾纠葛之中，使推拿中心弥漫着不信任感，直到最后沙复明患病到医院抢救，人们才在共同感悟生命珍贵的情绪里弥合了相互间的缝隙。

一个作家想象盲人的正常心理和生活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因为他必须摆脱个人经验的约束，完全以“他者”的感知方式来构建世界。我将这种叙述称为“无我之境”的叙述。当然，“无我之境”并非真正的“无我”，它只是超越了一己的小我，而让“小我”与“大我”重合在一起，这种“大我”可以看作是对“道”的把握。在《推

拿》中，毕飞宇的“道”既是盲人之“道”，也是民主平等的人道主义之“道”。在这部小说中，毕飞宇将其集中体现在“尊严”这个词上，也就是他在序言中所说的：“我很欣慰尊严没有方位感，它不分南方的尊严与北方的尊严，也不分东方的尊严与西方的尊严。它没有性别，也没有年龄。”当然，小说让我们感受到的远远不是尊严的问题。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以正常的心态对待过盲人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毕飞宇对于盲人的日常生活叙事，其意义就非同小可。其实，面对盲人们的正常的生活，大有令我们这些正常人反思的地方。比方说，毕飞宇对“自食其力”这个词的一番议论，就很耐人寻味：“‘自食其力’，这是一个多么荒谬、多么傲慢、多么自以为是的说法。可健全人就是对残疾人这样说的。在残疾人的这一头，他们对健全人还有一个称呼，‘正常人’。正常人其实是不正常的，无论是当了教师还是做了官员，他们永远都会对残疾人说，你们要‘自食其力’。自我感觉好极了。就好像只有残疾人才需要‘自食其力’，而他们则不需要，他们都有现成的，只等着他们去动筷子；就好像残疾就只要‘自食其力’就行了，都没饿死，都没冻死，很了不起了。去你妈的‘自食其力’。健全人永远也不知道盲人的心脏会具有怎样彪悍的马力。”读完毕飞宇的《推拿》，对比沙宗琪推拿中心的一群盲人，我会想到一个问题，在我们正常人与盲人之间，到底谁正常谁不正常，还真说不准呢。

[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]

新的语言，新的文明

毕飞宇

细心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，我在《推拿》里头写到了手机。我本人是不用手机的，因为不用手机，我被问了许许多多的“为什么”。其实很简单，我几乎就是一个宅男，家里头的那台座机足够我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络了——我为什么要把座机的电线掐断，再把它捆在裤腰带上呢？这一交代事情就有些无趣，我没有和现代性对着干的意思，我的行为不涉及坚守、捍卫等彪悍的、形而上的内容。

同时我还要说，我对手机没有仇恨。因为没有仇恨，我就会用一种宁静的，甚至是审美的心情去审视它——这一审视我还真的有了新发现：手机业已为我们创造出了一种新语言。比方说，在年轻人的短信当中，“再见”，也就是“拜拜”，被乐呵呵写成了“88”，而英语好的孩子们则更不含糊，他们的“再见”也就是“See you”也有了崭新的书写方式，很简单，酷劲

十足，就两个字母：“C U”。

马上就有人要反驳我了，这是什么新语言嘛！我要说，是的，是新语言。例子是现成的，我在做足疗的时候读到过，准确地说，是听到过大量的手机语言。一个男人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女的发来了短信：

——干吗呢？

——躺着呢，捏脚呢。真想和你躺在一起，敢不敢啊？

——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只怕是我一去你就软了吧？呵呵。

——你来了我当然要软。

我想这样的语言我们已经熟悉了。这样的腔调已经拥有了时代性和全民性。它暧昧。有点像打趣，有点像调情，它的特征是攻守兼备，它的魅力在于进退自如。它是聊天的上限，它也是故事或事件的下限，大大方方地亲昵，加上一点小小的脏。在当今的中国，再木讷、再愚钝的男女都已经拥有了两种不同的语言：一种是日常的、正式的口语；一种是风光无限的、人欲横流的（我在《推拿》里头把它叫作“哗啦啦”）手机书面语。如果一个人用日常的、正式的口语去写短信的话（办事除外）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他低智、无趣、落伍、冬烘——一句话，他太“二”。

手机就这样悄然无痕地改变了我们的人际。我要说的是，手机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文明。多年之前，刘震云写过《手机》——张国立先生瞪着惊恐的眼睛把手机叫成了“手雷”。我钦佩刘震云的天才与敏锐。但是，我是有遗憾的。手机不是手雷。手机是生化武器。手机是转基因。手机不动声色地改变了我们的文化，我们放弃了真挚，我们选择了半真与半假，我们的语言是油腔的，滑调的——恋爱、

倾诉、表达感情都有新语言，更不用说“搞男人”或“搞女人”了。其实“搞男人”和“搞女人”里头反而有真挚和美。我们的语言换了人间。手机让我们变得粗鄙。通过手机语言，我们在“粗鄙地享受”（陀思妥耶夫斯基语），我们的内心很难滋生并回味“很讲究的情绪”（哈代语）。我把这种新的语言、新的文明叫作“手淫”——通过“手机”去“意淫”。

手机有错么？没有。这个是一定的。手机在帮助我们，它一点错都没有。我必须要说的是，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，一切都是特殊的，手机出现在了我们的特殊时期，也就是“转型期”，我们的政治秩序在变，我们的经济秩序在变，关键是，我们的心在变。心变了，往更加贪婪和更加不知羞耻里变。这一来语言就跟着变。更加贪婪和更加不知羞耻在语言上必然是这样的：既赤裸，又暧昧。赤裸是目的，暧昧则是武器，这武器是多么地斑斓，军人们把这样的斑斓叫作迷你——迷你，迷他，也迷我。

《推拿》到底写了什么？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想好。我真的说不好。但是，有一个重点是清晰的，我想写一点尊严。看过来看过去，我只能在盲人的身上寄托它了。我不知道我们这些“健全人”还有多少尊严，我不知道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我也在“粗鄙地享受”，我多么地渴望我的内心能多一些“很讲究的情绪”。

引　言　定　义 — 001

第一章 王大夫 — 005

第二章 沙复明 — 029

第三章 小马 — 043

第四章 都红 — 061

第五章 小孔 — 083

第六章 金嫣和泰来 — 101

第七章 沙复明 — 125

第八章 小马 — 133

第九章 金嫣 — 143

第十章 高唯 — 157

第十一章 张宗琪 — 171

第十二章 张一光 — 189

第十三章 金嫣、小孔和泰来、王大夫 — 199

第十四章 沙复明和张宗琪 — 215

- 第十五章 都红 — 227
- 第十六章 沙复明、王大夫和小孔 — 243
- 第十七章 王大夫 — 259
- 尾 声 夜宴 — 273

引言：定义

散客也要做，和常客以及拥有贵宾卡的贵宾比较起来，散客大体上要占到三分之一，生意好的时候甚至能占到一半。一般说来，推拿师们对待散客要更热心一些，这热心主要落实在言语上——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生意经了，和散客交流好了，散客就有可能成为常客；常客再买上一张年卡，自然就成了贵宾。贵宾是最最要紧的，不要多，手上只要有七八个，每个月的收入就有一个基本的保证。推拿师们的重点当然是贵宾，重中之重却还是散客。这有点矛盾了，却更是实情。说到底贵宾都是从散客发展起来的。和散客打交道推拿师们有一套完整的经验，比方说，称呼，什么样的人该称“领导”，什么样的人该称“老板”，什么样的人又必须叫作“老师”，这里头就非常讲究。推拿师们的依据是嗓音。当然，还有措辞和行腔。只要客人一开口，他们就知道了，是“领导”来了，或者说是“老板”来了，再不然就一定是“老师”来了。错不了。

聊天的内容相对要复杂一些，主要还是要围绕在“领导”、“老板”或“老师”的身体上头。一般是夸。夸别人的身体是推拿师

的本分，他们自然要遵守这样的原则。但是，指出别人身体上的小毛与小病，这也是本分，同样是原则，要不然生意还怎么做？“你的身上有问题！”这几乎是肯定的。剩下来就是推荐一些保健知识了。比方说，关于肩周。肩周是人体的肌肉纤维特别错综的部位，是身体的“大件”，二头肌、三头肌和斜方肌的肌腱头都集中在这里。肩部的动作一旦固定的时间太长，肌腱头的纤维就会出现撑拉，撑拉久了，肌肉的渗出液就出来了。渗出液并不可怕，肌肉自己会再一次吸收进去。可架不住时间长啊，时间太长渗出液就不再被吸收。这一下问题来了，渗出液把肌肉的纤维粘连起来了。一粘连就有可能诱发炎症，也就是肩周炎——疼痛就在所难免。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理疗，天长日久，被粘连的纤维就会钙化。一钙化就麻烦了。你想啊，肌肉都钙化了，哪里还能有弹性？你就动不了了，和朋友说一声再见都抬不起胳膊——麻烦吧？所以呢，对肩周要好一点。女人对自己要好一点，男人对自己也要好一点。运动是必需的。实在没时间动，也有办法，那就让别人替你动。推拿嘛。一推拿粘连的部分就剥离开来了，怎么说“保健、保健”的呢。关键是保。就这些。既是严肃的科普，也是和煦的提示，还是温馨的广告。这些知识并不复杂，客人们也不会真的就拿他们的话当真。但是，交代和不交代则不一样。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向来是不厌其烦的。

这一天中午进来了一个过路客，来头特别大的样子，一进门就喊着要见老板。推拿房的老板沙复明从休息室里走出来，来客说：“你是老板？”沙复明堆上笑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不敢。我叫沙复明。”客人说：“来个全身。你亲自做。”沙复明说：“很荣幸。

你里边请。”便把客人引到客房去了。服务员小唐的手脚相当地麻利，转眼间已经铺好床单。客人随手一扔，他的一串钥匙已经丢在推拿床上了。沙复明眼睛不行，对声音却有超常的判断，一耳朵就能估摸出动静的方位与距离。沙复明准确地抓起钥匙，摸一摸钥匙的长和宽，知道了，这位来头特别大的客人是一个司机。是卡车的司机，他的身上有淡淡的油味，不是汽油，是柴油。沙复明微笑着，把钥匙递给小唐，小唐再把钥匙挂在了墙壁上。沙复明咳嗽了一声，开始抚摸客人的后脑勺。他的后脑勺冰凉，只有二十三四度的样子。毫无疑问，他拿汽车里的空调当冰箱了。沙复明捏住客人的后颈，仰起头，笑着说：“老板的脖子不太好，可不能太贪凉啊。”“老板”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日亲妈的，颈椎病犯了，头晕，直犯困——要不然我怎么能到这个地方来？我还有二百多公里呢。”沙复明听出来了，司机是淮阴人。沙复明先给淮阴的“老板”放松了两侧肩头的斜方肌，所用的指法是剥。接下来沙复明开始搓，用巴掌的外侧搓他的后颈。由于速度特别地快，像锯，也可以说，像用钝刀子割头。一会儿司机后脑勺上的温度就上来了。司机舒坦了，一舒坦就接二连三地“日亲妈”。沙复明说：“颈椎呢，其实也没到那个程度，主要还是你贪凉。路途长，老板把温度打高一点就好了。”“老板”就是“老板”，不再言语了，随后就响起了呼噜。沙复明转过头，小声地关照小唐说：“你忙去吧，在外头把门带上。”小唐说：“呼噜这么响人家都能睡，你这么小声做什么？”沙复明笑笑，想，也是的。沙复明便不再说什么了，轻手轻脚地，给他做满了一个钟。做完了，辅助用的是盐热敷。“老板”最终是被盐袋烫醒的，一醒过来就神